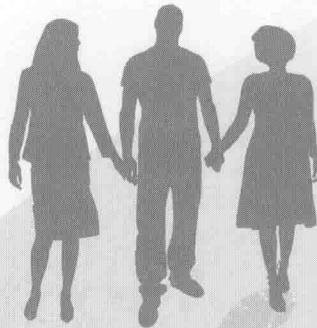


圣地亚哥和三个妻子的生活

三心一意

【赤道几内亚】吉列米娜·梅库依 / 著
傅韧益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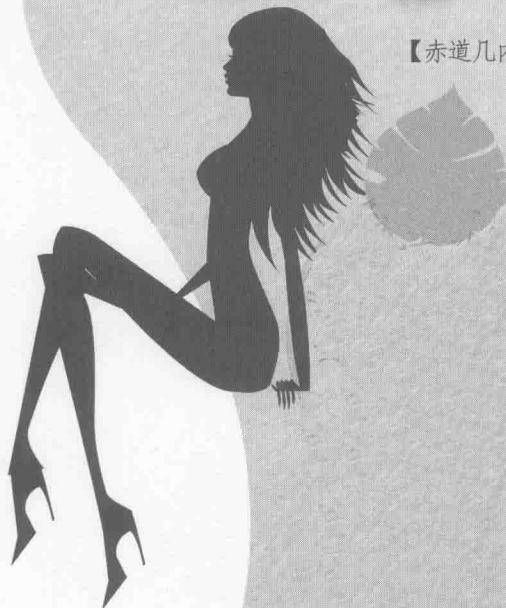
WA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圣地亚哥和三个妻子的生活

三心一意

【赤道几内亚】吉列米娜·梅库依 / 著
傅韧益 / 译



I 439.45

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心一意 / (赤几) 梅库依著；傅韧益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012-4705-9

I. ①三… II. ①梅…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赤道几内亚—现代 IV. ①I43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496 号

图字：01-2014-2337号

责任编辑 逯宏宇 高 炜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韩玉清

书 名 三心一意
Sanxin Yiyi

作 者 [赤道几内亚] 吉列米娜·梅库依
译 者 傅韧益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址 www.wap1934.com
电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680 毫米 1/16 11 $\frac{1}{4}$ 印张
字 数 1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8 月第一版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705-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物简介

本书所述基于真人真事。所以一旦此书公之于众，根据对主人公们的描绘，认识他们的人很难不将其对号入座。虽然如此，他们表现得十分坦然，只要求把名字做个替换。一切几乎都保留了下来，甚至在名字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我自己在书中修改了我的名字及生活环境，使我能够更好地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为故事穿针引线。书中我的名字叫瑞塔·马尔多纳多·奥博诺，我保留了我真名中的一个姓：奥博诺。这个姓氏在赤道几内亚很常见，我想以此姓将书中进行调查访问的记者和我本人吉列米娜·梅库依联结到一起。我希望这个小把戏能够赋予我一定的人物价值，虽然这个故事并不来源于我的生活。或者说，其实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在这几个月中，这个故事一直是我的生活重心所在。总之，这本我作为独立作家出版的第三本书，将永远陪伴着我。

圣地亚哥·恩贝·恩奎马现年52岁，出生于赤道几内亚中心地带的图阿幸小镇。独子，来自于一个重要家族。本科就读于首都马拉

博，法律经济学学士。虽然手中掌握着重要的家族财富（在第一次婚姻后得到巨大增长），他依然是个勤奋、有进取心的人，始终谋求着事业的扩张与发展。他对电影有着极大的激情，拥有非洲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当然，他在赤道几内亚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圣地亚哥27岁时，与年仅18岁的第一任妻子梅尔·姆阿娜永·恩恰玛在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圣地亚哥从梅尔出生起就看着她长大，他们两家的父母也是世交。至今，他俩已经结婚27年。他们的结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后代，这也是圣地亚哥用传统的聘礼方式迎娶第二个妻子苏蕾玛·安德美·埃杨的原因。

圣地亚哥在40岁的时候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苏蕾玛，当时她只有24岁，虽然在结婚前他们已经相处了两年。苏蕾玛是唯一为他生下孩子的妻子，第一次怀孕就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现在双胞胎已经十岁了，小女孩一个九岁、一个八岁，最小的男孩六岁。他俩结婚的时候，苏蕾玛正怀着那对双胞胎。

苏蕾玛来自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她第一次遇到圣地亚哥的时候只有17岁。他们的相遇仿佛一个童话故事。那天，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将苏蕾玛吹倒在地，托盘里的油煎饼也散落在路边的泥泞里，那些油煎饼可是她抚养弟妹的谋生工具啊！圣地亚哥正巧路过此地。那一刻，苏蕾玛那迷人的绿眼睛深深烙印在了他的灵魂中。多年后，圣地亚哥再次与苏蕾玛巧遇，便将她娶回了家。

圣地亚哥的第三个妻子是阿伊莎·阿布伊·本格诺，结婚的时候她23岁，他47岁。现在阿伊莎已经29岁了，而他俩已经离婚。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五年，没有给圣地亚哥留下子嗣，阿伊莎怀孕过一次但最终选择了堕胎。他俩在马拉博机场相识——圣地亚哥陪着他公司的一个剧组出行，阿伊莎碰巧回到她的祖国待一阵。阿伊莎11岁就离开赤道几内亚去了法国，并在巴黎第四大学完成了新闻学的学业。她聪明美丽，掌握多门语言，又见过世面，想回到充满挑战的赤道几内亚，试试有没有工作机会。在第一份工作意向中就遇到了圣地亚哥，

他毫不迟疑地向阿伊莎抛出了橄榄枝，阿伊莎对这样一个有修养有魅力的男士也一见钟情。

阿伊莎一直是个勇敢的女孩，下定决心改善自己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她的母亲倾其所有，使她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离开了赤道几内亚，踏上了去法国求学之路。她接受过良好教育，年纪轻轻却有着雄心壮志。她的引人注目，不仅因她美丽的外表，更与她富有魅力的个性息息相关。圣地亚哥爱上阿伊莎的时候，正处在与其他妻子的感情危机中——这些外因与内心的情感挣扎都促使圣地亚哥对阿伊莎无法自拔，但这令阿伊莎违背了自己的计划和所受的教育。她很爱圣地亚哥，这个对她有着重要意义的男人为她提供了一条通往事业和人生目标的捷径。他们的关系也使得圣地亚哥对之前的坚持开始产生动摇，因为阿伊莎燃起了他的激情。在与阿伊莎的婚姻上，他甚至希望将两人的理想与愿望完美结合起来。但是命运却只给了这段婚姻五年时间。阿伊莎这样一个年轻现代化的女人，一直很难接受这五年的爱情建立在一夫多妻制的基础上。最初，她还认为这场婚姻是通向她理想的捷径，并且最终圣地亚哥也会专属于她一个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消退，事与愿违。爱情没有取胜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当阿伊莎意识到她的未来将仅限于第三个妻子的名号时，她选择了离开，带着她的才华、经历和财富去寻找自己的路。

梅尔·姆阿娜永·恩恰玛，圣地亚哥的大老婆，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就注定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的父母，从她还在娘胎里时，就定下了这门亲事。虽然她来自于赤道几内亚一个显赫的家庭，但是她并没有去大学深造——她18岁就结婚了。尽管如此，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这使她富有修养：喜欢读书、旅游，精于各种家庭事务。她一切的一切都将她引向其生活重心：做恩贝的好妻子及主持好家务。年轻时梅尔的最大兴趣不是学习，而是与恩贝在一起，直至痴迷于此。生活改变着她，从最初一个简单聪明的小女孩、富贵人家的独生女，享受从小被父母呵护的幸福生活（婚后不久父母不幸在一场意

外中丧生），到变成一个魅力女人，一直做着相夫教子的准备，然而造物弄人，她的不育使她注定无法成为一个母亲。

她的妈妈，阿尔玛·恩恰玛·曼格，也像她一样，是大笔财富的遗产继承者和地主。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姆阿娜永·恩苏，是一个企业家，在赤道几内亚拥有许多大型机械制造厂。梅尔出生在蒙贝镇埃维纳永市，获得高中文凭，弹得一手好琴，会说三门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还有母语芳语。母亲阿尔玛管教梅尔很严厉，始终替她做主，否定任何梅尔的天马行空幻想或是个人意愿。父亲是个温和的男人，只要不惹出什么大麻烦，放任老婆管教孩子。父母的意外过世给梅尔造成了巨大的痛楚，带来了无所凭依的孤独感。

苏蕾玛·安德美·埃杨出生于马拉博，那时她母亲阿妮塔·埃杨·佩雷斯刚搬到马拉博市。她是长女，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母亲死得很早，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也从未告诉过孩子们谁是他们的父亲。九个孩子各有各的生父，这与她母亲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密切关联。刚满14岁，大女儿苏蕾玛就必须承担起供养弟弟妹妹的重任。她的童年没有游戏，早早就开始了小商贩的生活。母亲死后，她在13岁的妹妹博尼的帮助下，开始贩卖面粉和糖做的油煎饼。她凭借勇气和毅力维持着整个家庭，努力工作供弟弟妹妹们读书。苏蕾玛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但也像同龄的女孩们一样有着自己的瑰丽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偶然事件让她开始幻想自己的生活也会像童话里的灰姑娘那样发生转变。机缘巧合，她的“王子”将她从不幸中解救出来，娶她做了妻子。她与白马王子第一次相遇时正在卖油煎饼。接下去的几年里，苏蕾玛还是卖着她的油煎饼，之后又帮忙制作油煎饼。但是她的微薄收入无法支撑整个家庭，她只得挤出时间，在一个酒吧里做服务员。正是在这个酒吧，她再次与恩贝相遇，而他也从未忘记过苏蕾玛，是命运安排他们再次相遇。

苏蕾玛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丈夫恩贝。或许她的经历使她更为现实，很容易接受成为一夫多妻制家庭的成员。对于这种生活，她曾经

有过一小段叛逆的时期，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虽然没读过什么书，却也不至于像梅尔认为的那样愚笨。因为一个人的智慧体现在能够认清自身的实力，及时发现问题并用最少的代价解决问题，而苏蕾玛一直能够做到这一点。

她对恩贝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但却产生了一种转变，最终都转化成了深深的眷恋和感恩。除了曾经有一次可以理解的自私做法外，她一心只想着圣地亚哥·恩贝能够幸福安逸。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苏蕾玛更是完美地完成了她的义务。苏蕾玛·安德美是对圣地亚哥·恩贝·恩奎马一夫多妻制大家庭最妥协的妻子。

阿伊莎·阿布伊·本格诺出生在巴塔市。母亲叫宫赛辛·本格诺·蒙巴，父亲叫阿洛·阿布伊·米高。父亲是个聪明人，也有过很多份工作，但是因为生活挥霍无度，使得他的家庭几度陷入困境，每当这时，母亲总会做些临时工来解决生计。

充斥着问题和矛盾的环境令聪明过人的小阿伊莎明白，只有逃离这样一个家庭，才能使她成为一个有未来的人。在母亲的帮助下，她远赴巴黎求学，与她的姨妈路易莎·米布伊·本格诺住在一起。姨妈对她如同亲生女儿般照顾，帮助她茁壮成长。她11岁移居巴黎，在巴黎读完了高中，又接着在大学读新闻系。在一次去赤道几内亚的旅行中认识了圣地亚哥·恩贝，不期而遇的爱情让她在与之相处不久后，就接受了他的求婚。

她与圣地亚哥的婚姻持续了五年，但是最后他们分手了，至今已有一年多分居于遥远的两地。圣地亚哥与他的大家庭住在马拉博，阿伊莎去了纽约，为一个时尚杂志工作。她住在曼哈顿的公寓楼里，有着一个光鲜耀眼的工作。阿伊莎的个性十分强，聪明又有雄心壮志，知道如何决策，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无法轻易战胜她。她爱恩贝，但是从未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当她发现她的事业前景会被一个单纯的妻子角色所断送时，她成功地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好似小鸟逃离了为它打造的金笼子。她嫁给恩贝，不单单是因为对他的爱，也对自己的

名分有所期待。但是五年后，她觉得恩贝对她所能够付出的一切仅限于此，于是她和恩贝离了婚，而转为朋友关系（恩贝亲自帮助她扎根于纽约）。虽然恩贝深深迷恋着她，她独立的个性却使她无法接受不是恩贝的唯一。阿伊莎是个自主的女人，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所以她放弃了殷实的家庭，继续走自己的路。她不后悔认识恩贝，也不后悔成为他的情人，只是不愿意继续做他的妻子。只有阿伊莎有能力进入到这样一个一夫多妻的家庭，又能够成功离开它。对于她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是一成不变的，这段婚姻也是一样。她把它当做一段经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赌注，一次不知结果如何的赌注。没有输赢，只是在这几年中，爱与被爱着，得到了一些物质财富，又及时挣断它的束缚。阿伊莎从小崇尚自由，这不断推动着她寻找更好更新的平台，也帮助她下定决心脱离这个一夫多妻制家庭。然而，她从未忘记过与恩贝的爱。关系改变了，却仍然保持着对他遥远的爱。距离使真爱之火烧得更旺，也让人记住最纯粹的爱意。阿伊莎深知恩贝受着他的信仰和家庭观念的束缚。在这几年里她一直是恩贝的最爱，或者是他一生的挚爱。但是这份宠爱禁锢了她的自由，所以她选择了放弃。

对于这样一种婚姻，阿伊莎认为恩贝错了。这样一个深深爱着她的男人，却由于一夫多妻家庭的束缚无法与之持续这份浓情岁月。她希望成为恩贝的唯一，与前两位妻子梅尔和苏蕾玛区分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也只能像她们一样，对分享的爱情进行妥协。她不愿这样，所以选择离开，结束了她的三妻同堂生活。

 前 言

我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个记者。前者由大自然赋予，后者由我自己决定，两者一起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我。自我记事以来，我对世界充满着好奇，透过事物的外表，研究其深层的原因。生活像一张没有边际的大网，将不一样的我们交织在了一起。而我喜欢探索这张大网，不断地问“是什么”、“为什么”，并且深信事情的真相从来就不是第一眼看到的样子。

我的名字叫瑞塔·马尔多纳多·奥博诺。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年轻时带着刚出生的我在赤道几内亚工作和生活。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西班牙。我的母亲，一个美丽的赤几女人，决定了我的肤色，赋予了我情感。虽然我们长年远离我们的祖国，她时常教导我要保持对故乡的热爱，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可能因为这份坚持，我一直无法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西班牙人，虽然我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马德里读新闻学，并在当地的报社和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

现在，这份对祖国的执念已经牢牢地烙印在了我心上。就像人们能从心底的最深处听到故乡传来的声音，感受到故乡的风轻抚你的脸颊，故乡的老挂钟和你的脉搏一起在跳动。虽然我们已经远离她许

久，但是我们从未忘记过她的美丽景色，从未忘记故乡的亲人，从未忘记她的动人韵律。我们一直是她的一部分，自觉或不自觉地，我们发自内心地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我们的故乡。

新闻专业将我送回了故乡。我希望能看到她的发展，了解她过去和未来的建设，观察她社会的进步。不单单作为一个观众，而是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赤道几内亚广播电视台当编辑，我交了新的朋友，也经常与母亲家那边的众多亲戚们保持着联络。这使我在马拉博这个活力城市中过得很快乐，我沉浸在它已经淡忘的历史，陶醉于它的那份独特韵味之中。其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与它的主人公们令我十分着迷，于是我决定将它写下。

一开始我就提到我是个女性，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我是一个赤道几内亚的男人，我可能会觉得，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女记者，来到我们国家，嫁入一个赤几传统家庭做三太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一夫多妻的家庭组成在赤道几内亚十分普遍。这是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一直传承至今，并且这一点与宗教信仰无关，甚至与宗教恰恰相反，因为赤道几内亚人大部分信奉天主教。我了解这一现状，但我之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样一个一夫多妻家庭，我不清楚为什么要组建这样一种家庭：是遗留下来的传统、生儿育女的需要、传统的压力，或是上一辈的要求……其中任何一点，我都没有看到爱情。爱情在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有立足之地吗？

我注意到我的祖国，很少有人，包括我在内，相信爱情在一夫多妻中的力量。于是我决定深入这个故事并写下它。我想以女性、以记者、以赤几人的角度，对爱情与家庭进行质疑与探究。我想观察其中的真实与欺骗、选择与强求、服从与自由。我想把这种家庭的夫妻关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普遍的家庭结合方式作比较，我将其不加评判地展现出来。

在我认识的人里（人名都不为真名），我要讲述阿伊莎，年轻的

女记者，嫁作别人做三老婆，但之后又跳出了这段婚姻。我也要讲大老婆梅尔，二老婆苏蕾玛，她们还是继续构成这样一个家庭。还有她们的丈夫圣地亚哥·恩贝·恩奎马。在这本作品中他们都会出现。恩贝是赤道几内亚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有文化有修养，事业兴旺，资产雄厚。

他们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吗？他们愿意向人们展现他们之间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情感、理念及观点吗？是的，他们愿意。所以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他们，将这个家庭的成员们的生活展现给大家，但在本书中对他们的名字和一些细节稍做修改。我之所以能够深入地了解恩贝一家人的故事，是因为他们之中就有来自我母亲家族的成员，当然我不会说出他是谁，可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见证了几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发生在非洲一个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新兴国家，发生在一个有着美好未来和巨大财富的国家，发生在一个浮躁的现代社会，这个国家就是：赤道几内亚。

在这本书中，主人公们会自己阐述他们的故事，我只是作为一个聆听者。偶尔，我会将自己的独白，或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穿插在他们的自白中。我本人并不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是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将故事交织到了一起。

我把他们的诉说及情感都记录在了纸上，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叙述其实也是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因为这些主人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来自我的大家族，存在于我的个人经历中。我回到马德里（我现在常年往返于马拉博和马德里），整理访问的录音和笔记，当我最终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到在写我自己的亲姐妹们，在写与我流着相同血液、有着相同文化的姐妹们，甚至在写我自己。是的，我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旁观者了，每当我回想起梅尔、苏蕾玛、阿伊莎的只言片语时，我能清晰地体会到她们的感受，她们诉说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真挚情感。



目 录

| | |
|------|------|
| 人物简介 | /3 |
| 前 言 | /9 |
| | |
| 自白一 | /1 |
| 自白二 | /53 |
| 自白三 | /91 |
| 自白四 | /135 |
| | |
| 后 记 | /160 |



自白一

是我的丈夫，教会了我用微笑掩盖心中的泪水。

虽然我全身心地爱着圣地亚哥·恩贝·恩奎马，但我不难感受到他的背叛。事实上，最终我也不得不直面这残酷的现实。我忍受着对于女人来说莫大的痛楚，圣地亚哥却不能一直在我的身边。当他得知我无法为他生儿育女时，他对我的爱就淡了。

梅尔·姆阿娜永·恩恰玛

好吧，梅尔，我们相互都算认识了，你知道我是谁，瑞塔·马尔多纳多·奥博诺，我想把你们的情感和生活都记录到书中，而它或许会对许多人产生帮助，带给人们感动与反思。这项创作是生动又复杂的，因为它将深刻剖析你们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那些你们心中长存的感动。

我的采访是从你开始的，因为从逻辑上来说，你是第一任妻子，你经历了整个故事的每一个画面。我把话语权交由你，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说的一切。我会尽量不打断你，除非我需要问你一些问题。我知道你之前不认识我，你可能要花些时间才能对我这个陌生人敞开心扉。但是你们既然接受我的这次采访，我肯定你们都会本着最真诚的态度。我对你的第一印象除了你的知情达理和良好教养外，还确认你也是个多愁善感的、真诚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瑞塔，我首先会说一下总体上我对这段婚姻的看法，我切身的一些体会，同时我也向你坦白这段婚姻故事，至少是关于我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样敞开心扉地坦露我的情感，会让我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它展现的是我的整个人生。如果你嫁给了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无需过多的甜言蜜语，你的灵魂早已经属于他了。我时常凝视着圣地亚哥·恩贝，却只能面对他的沉默……他的沉默意味着一种背叛——当你与你的爱人共度了多年幸福时光后，他又娶回了其他女人，来担当和你一样的妻子角色。而我也只能保持沉默。是的，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的沉默。所以我的这番自白，将确确实实地挖掘藏在我心里已久的、某些令我痛苦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不理解这样的家庭构成，而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不够了解恩贝，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这种处境不单单是我所处的环境，而是许许多多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我们的这种文化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很不一样。

然而，我们之间缺少的不是亲情，也不是爱情，只是需要面对其

他一些问题。往往怎样理解幸福是一方面，怎样理解生活又是另一方面。我们这种一夫多妻制的大家庭中，根据芳族的传统，如果女人不能繁衍子嗣，就只能任凭丈夫再娶其他的女人甚至承受被抛弃的命运。一个没有后代的女人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没有家庭地位的。女人必须要生孩子。在所有斑图族后裔（如我们的芳族）的家庭中，孩子是家庭的中心。这点我就不多说了，我开始讲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吧。

我从小就认识我的丈夫，刚刚成年，就在马拉博的大教堂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且嫁给了他。如今，面对另外两个和我同在一个家庭的女人，我感觉自己像一件老家具，因为有了更新更漂亮的家具而被扔到了过道里。

当圣地亚哥·恩贝·恩奎马决定娶他第二个老婆的时候，我感觉像一道晴天霹雳，把我的世界震得支离破碎。我清晰地记得他那不容分辩的话语：“梅尔，我爱你，但是生命需要它的轮回。有些家庭义务必须要履行，而你却无法实现。”

我们俩都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唯一的妻子了，因为我只是一棵枯树，无法开花结果。我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不能为我心爱的男人传宗接代，不能为恩贝诞下他日思夜想的孩子。

在圣地亚哥·恩贝决定娶其他女人之前，我们一直在尝试要孩子。我们试了所有的方法，去过最好的医院……但是没有成功。金钱无法改变大自然对你的判决。

不过，虽然以一种自私的方式，我的丈夫还是依然爱我。我是他的初恋，曾经的那个唯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爱情转化成了怜悯。渐渐地，他对我的情感被搁置到一边，开始从别的女人身上找寻新的憧憬。这一切的一切，我没有任何选择。我们本可以领养孩子，带到家里像自己亲生骨肉那样照顾。但是恩贝并未顾及我的痛苦感受，选择了另一种他希望的传统方式，他需要一个流着他血液的孩子。在他眼里，我是无法实现他这个愿望的罪人。我看着他的沉默不语，仿佛看到隐藏在其中的另一个未来。我看到他不仅仅是想成为一